



琴台客聚 潘國森

爆粗學黃霑，你配嗎？

香港成為中國「粗口之都」，有其獨特的時空因素。廣府話共有五個粗口字，字義清楚明白。因為「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現代漢語的粗口髒話如「他媽的」、「幹你娘」、「狗日」等等，若用在寫實小說、交代文化較低普羅大眾的言語時較可接受。廣府話粗口入文則只能用符號如「X」代表，通粵方言的讀者自然心領神會。潘老頭無意為粵語粗口字爭取「合法」地位，依循舊俗可矣。

潘老頭在上世紀九十年代短暫當過中學教員，一學生因講了粗口被罰站，對路經的潘老師言道：「阿Sir，我唔信你從來不講粗口。」當時倒似還有點語塞。後來思考自己講粗口的規矩，得出結果是：有小孩在不講，有女性在也不講。不過凡事都有例外，如果遇上女性長輩無惡意地講粗口，也不排除會淡長興搭嘴。因有這些限制，其實素極少講粗口，聽眾以成年男子為主。

近年香港年輕一代肆無忌憚粗口橫飛，並不始自林慧思的言傳身教。此前網絡傳媒異軍突起，因原有法例只規管傳統電視台，新網媒成為爆粗者的樂園。黃毓民、蕭若元兩位「網Sir」是始作俑者，他二人的形象是學識高、有見地，追隨者甚多，他們的惡劣口業也就超過林婦千倍萬倍矣！

今時香港「粗口廢青」還會另找藉口，常說：「黃霑也講粗口！」作為辯解。黃霑是個有成就的音樂家，除了作曲和填詞還會演戲，外號叫「不文霑」。遇上如此荒唐的藉口，潘老頭會問：「你這『廢青』也有資格與『不文霑』平起平坐嗎？」

大家都做了同樣違反社會道德風俗之事，世人還會考量你閣下的整體成就，再作綜合研判，古今中外皆然。西漢諸帝多有男寵，漢文帝寵鄧通、漢哀帝寵董賢都有亂政之失。鄧通亂政較董賢為輕，漢文帝是公認的賢君，漢哀帝則無甚建樹，算是昏君了。前美國總統克林頓捲入性醜聞，可是他做總統的成績尚可，其淫濫不足以影響仕途。歐美國政每年有多少政客因情愛事出軌而下台？

黃霑一生勤懇工作，創造了許多財富。你們廢青暴徒，如什麼大學學生會會長，枉耗米糧廿多年，又做過什麼對個人、家庭和社會有益之事？你們要爆粗學黃霑，還學不學他在妻子懷孕時與別的女人鬼混？黃霑那一代人年輕時，若隨便侮辱人家的母親，按「江湖規矩、街頭文化」，是要捱揍的！那像今天粗口廢青那樣胡亂侮辱人母？

曾記得在2013年，香港佛誕節大典假紅磡香港體育館隆重舉行。思旋雖非佛教徒，難得有緣蒞臨佛誕大典，喜與十方眾同沾法喜。是日晨早醒來，為表虔誠，特此齋戒沐浴，祈求「佛光普照人間福，法雨均霑大地春。」佛誕吉祥！

相信男女老少都看過《西遊記》這本書或劇集，都熟悉唐僧與孫悟空、沙僧和豬八戒，師徒4人前往西天取經的故事。「敢問路在何方，路在腳下。一番番春夏秋冬，一場場酸甜苦辣。敢問路在何方，路在腳下。」唐僧取



思旋天地 思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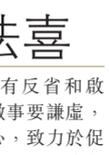
修行自我 同沾法喜

香港是中西文化匯聚的福地，可以說香港是一個崇尚自由的地方。就以宗教自由來說，不少人信仰耶穌基督，每逢12月25日是耶穌生日的日子，香港將聖誕節列為公眾假期，無論是信仰何宗教都能享受假期。直到香港回歸後，時任香港佛教協會會長覺光法師與一眾虔誠教徒向特區政府申請每年農曆四月初八日是佛誕釋迦牟尼的誕辰日，亦為公眾假期，果然皇天不負有心人，每年農曆四月初八佛誕日列為公眾假期。

佛誕，又稱浴佛節，全球佛教界都會舉辦各種慶典來紀念佛陀的誕辰。而在香港，無論你是否佛教徒都享有佛誕假期。

曾記得在2013年，香港佛誕節大典假紅磡香港體育館隆重舉行。思旋雖非佛教徒，難得有緣蒞臨佛誕大典，喜與十方眾同沾法喜。是日晨早醒來，為表虔誠，特此齋戒沐浴，祈求「佛光普照人間福，法雨均霑大地春。」佛誕吉祥！

相信男女老少都看過《西遊記》這本書或劇集，都熟悉唐僧與孫悟空、沙僧和豬八戒，師徒4人前往西天取經的故事。「敢問路在何方，路在腳下。一番番春夏秋冬，一場場酸甜苦辣。敢問路在何方，路在腳下。」唐僧取



心窗常開 潘金英

閒話喝茶 國飲有益

大家都喝過茶葉吧！中國是最早發現茶葉的國家，因而中國飲茶的歷史悠久，凡是有中國人的地方就有茶。中國茶葉品種繁多：武夷山崖茶、安溪茶葉、福建烏龍、天津大葉、西湖龍井、六安瓜片、四川沱茶、雲南普洱、洞庭湖君山茶等；無論黑茶、綠茶，都數不勝數。碧螺春、鐵觀音等名茶，你嚐過未？人無貴賤，誰都有幸喝茶，上焉者細啜名種，下焉者牛飲茶湯；北人早起，路上相逢，輒問「喝茶未？」

茶最解渴，是開門七件事之一，乃生活必需品。茶被譽為「中國國飲」，自有其道理。

我生活少有閒情逸致，雖然對茶沒啥研究，但我知道茶是好東西，愛喝茶，尤其普洱茶。淡淡生活平常心，正好喝茶；心情好，可從容不迫喝茶；如果我心情不好，我不喝酒、不喝咖啡，我喝茶，細細慢飲，漸漸平復心情。上午飲茶，神清氣爽，下班後泡一杯茶，可以讓疲憊慢慢沉澱，晚上飲茶，溫馨心靜。雨天喝茶好，窗外雨聲淅淅瀝瀝，什麼也不幹，喝茶，漸「品」出美好茶韻。

早前疫情下不能上茶樓，老媽只好家中品茶：她把幾撮茶葉放入杯中，注入熱氣騰騰的開水，低頭細看杯中：茶葉在水中不停地旋，好似開出了一朵朵翠綠的飛花。不一會，原先蜷曲着的茶葉，經水浸泡變得圓潤起來。不覺間，那滾燙透明的開水，變成了一汪翠綠的茶，茶香濃郁，繚繞上空，令人陶醉。我喜歡普洱茶，特別愛它含芳香，不苦不澀，飲後回甘，還要去油膩，似有良藥功效；我們肚腹本來就有油，普洱茶最好來當清道夫了。

記憶中，不僅我一人，丈夫、我老媽和奶奶，全都喜歡普洱。普洱茶和其它綠茶很不同，特別耐放，很多綠茶儲存久了就變質，發霉發酸，但普洱被譽為可以喝的古董，因它有效期超長，像儲藏酒一樣，愈久愈醇香。熱水沖下的普洱，那種深濃的紅黑色澤，簡直是茶種裏的異類；被壓縮製成餅裝的雲南普洱茶，更是名聞遐邇，按年份論身價（愈久愈好），這種雲南七子茶餅可謂古董，歷史悠久，可追溯到周武王時期，可以藏，更可喝；喝時用專門配備的一套尖利嘴工具來撬開它，弄成碎小塊。喝普洱茶被證實有益心臟，有助心血管道暢通，可降低患冠心病的風險，讚！難怪普洱茶常被炒熱了。



翠袖乾坤 余似心

藝術展如煙花盛放

香港社會動盪加上新冠疫情讓大眾悶了兩年，各類活動都被迫停頓，原本每年3月舉行的藝術月去年也被迫取消，幸好今年疫情轉佳，眾多的活動如雨後春筍都冒出來。

令人興奮的是藝術展覽一個又一個地進行，尤其是藝術月雖延後兩個月，仍能在5月份進行，國際盛事Art Basel（巴塞爾）藝術展也能舉辦，一時藝術界生機勃勃，愛好藝術者恍如獲得雨露滋潤，呼吸着清新空氣，連平日不大關注藝術的人，也來增添生活色彩，享受陽光迎來的氣息。

巴塞爾藝術開展首天我已急不及待前往參觀，雖然今年規模細了，許多參展商因為疫情和隔離政策未能參加，反而多了本地、內地和亞洲區的作品，仍讓人樂在其中，同期舉行的還有Art Central；節目極為豐富的法國五月藝術節，當中包括了超現實之外——巴黎龐比度中心藏品展、法國五月美食、鹽田梓藝術節、太古地產藝術節、銅行百載、HKWalls藝術節、CHAT六廠的「鐵碼如詩」、香港藝術節、佛誕節吉祥大會，還有眾多大大小小的畫展散布在不同的展場：粵

劇、珠寶展、戲劇、音樂會……

久居加拿大愛好藝術的妹妹曾問：「香港不是藝術文化沙漠嗎？怎麼成為了藝術豐盛的城市？較多倫多走得更前！」是！香港人接受力強，能兼容東西方不同的文化，這是我們這個小島可愛之處。

今年的藝術豐收，我也是受害者，太古地產藝術月其中一個藝術展，放在我家居旁的太古公園，名為「請就座」，是英國設計大師Paul Cockledge的傑作。看來就像鉛筆的波浪形木屑花，不同其他藝術品，它邀請遊人就座，就臥、就躺，享受閒憩，人成為藝術品的元素。在香港的公園內，木樁中間都被裝上鐵欄防止遊人睡下來，這作品就更有情味！

●太古公園內的「請就座」大型木裝置，充滿親和力。 作者供圖



扶雲 百家廊

文藝家們的別樣幽默

幽默是作家、書法家和演員優美、健康的品質，是一顆敏銳的心靈在精神飽滿、神氣洋溢時的天然流露。每個人都喜歡具有別樣幽默感的文藝家。

曾著有《神鞭》等小說的著名作家馮驥才，有一次在美國佛羅里達一家小店吃飯。服務員是個打工的女大學生。她說：「我們這飯店無所不能，凡是您想到的都能做出來。」馮驥才突然笑嘻嘻地說：「既然這樣，那麼就來一份冰雹燴龍眼吧，鑰匙要燒得嫩點兒。」服務員一聽，不由自主地發出銀鈴般的笑聲。

作家劉震雲寫了一本新書《吃瓜時代的兒女們》，在舉行發布會時，他和一眾人等每人舉着一塊西瓜，對着相機一起高喊「吃瓜，吃瓜」。在一次論壇上，有位歐洲作家看到劉震雲的新書《我不是潘金蓮》，老外不知潘金蓮是誰，就問：「潘金蓮是中國的歷史人物嗎？」劉震雲笑瞇瞇地答道：「我改天給潘女士打個電話，約她和你一起吃個飯，怎麼樣？」

雜文家劉齊有一句名言，如果人由一百個細胞組成，他有九十九個半幽默細胞，剩下一個半，是用來吃飯睡覺的。有一次飯局，劉齊恭敬地問一位初見先生姓名，對方答：「姓劉名立。」劉齊小聲說：「原來是我家呀，不過咱哥倆名字合起來，就有些不雅啦。」「怎麼不雅了？」「想聽我說？你叫劉立，我叫劉齊，合起來就是『流里流氣』。且不要說我沒沒沒沒，更不要心裏嘀咕這人怎麼神神叨叨的，因為這都不是真的啦！」

魯迅外冷內熱，是個地道的幽默派。葉永業曾問魯迅，《阿Q正傳》中的阿Q是地地道道的中國人，為啥要取外國名字？魯迅答：「阿Q是光頭，腦後留辮

子，這個Q字不正是他的寫照嗎？」巴金撰文說，真沒想到——魯迅這位大作家竟是一個善良、平易的瘦小老頭。雖這瘦小老頭並不十分帥氣，但卻對自己信心有加。有一次，英國作家蕭伯納見到魯迅：「都說你是中國的高爾基，但我覺得你比高爾基漂亮多了。」魯迅聽後，不但沒有謙卑之意，還說：「我老了會更漂亮！」

1885年，小仲馬的《茶花女》初演獲得極大成功，小仲馬打電報給父親大仲馬說：「非常圓滿的成功，就像我看到您的一部作品初上演所獲得的成功一樣……」大仲馬收到兒子的電報，風趣地回電：「親愛的孩子，你的作品上演成功令我欣喜若狂。一定記住，我最好的作品不是別的什麼，而是你！」——這風趣的讚揚，含蓄深遠而又別具韻味。

「小鮮肉」梁靖康，曾被網友票選為廣州大學校草，後被星探發掘步入演藝圈，在《國士無雙黃飛鴻》中飾演宮廷一角，2017年參與浙江衛視大型競技類體育綜藝《來吧冠軍》第二季錄製，擔任仲裁助理。梁靖康給自己的三個形容詞是：幽默、風趣、宅。他笑稱上學時，平時出門不愛裝束和捫飾，同時自己並沒有偶像劇裏長得那麼迷人，有些人可能只聽過他名字，還沒見到真人真相。進入演藝圈後，很多人都喊他「小鮮肉」，他幽默地說：「這證明我還不夠成熟——草長得太嫩了，連溫順的羊都要啃上一嘴，這怎麼行呢？希望大家以後改叫我『演員梁靖康』。」

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作家端木蕻良居住於桂林時，幾乎每天都有同道文人前來拜訪。為不影響自己的文學創作，他便寫詩一首貼於門上：「女兒心上想情郎，日寫花箋十萬行。月上枝頭方得息，夢魂又欲到西廂。」此詩看似在傾訴兒女情長，實則是暗示造訪者：我正在忙着進行文藝創

作呢，請閒言少敘，惜時用功！讀罷這含蓄幽默的「字條」，知趣的文人們多是莞爾一笑，折身而返。

啟功是北京師範大學教授、著名書畫家，由於求字、求畫、求教、求事、求赴會者絡繹不絕，幾乎無法正常生活和工作。無奈之下，他也在門上貼上字條：「啟功冬眠，禁止敲門；如有違犯，罰款一元。」而且下面掛了個「罰款袋」，雖「罰款袋」中一直是空空如也，但敲門聲幾乎絕跡了。畢竟是「嚴重警告」，誰把「冬眠」者無辜地從另一個世界拎出來，這罪過可不小啊！

1982年秋，美國洛杉磯中美作家會議上，美國詩人艾倫金斯伯格請中國作家蔣子龍解一個怪謎：「把一隻5斤重的雞放進一個只能裝1斤水的瓶子裏，您用什麼辦法把牠拿出來？」「您怎麼放進去，我就怎麼拿出來。」蔣子龍微笑着解釋道：「很顯然，您是愚嗎一說就把雞放進了瓶子，既然您可以信口開河，那麼我當然也可以。語言這個工具有無限想像，我再把雞拿出來就可以了。金口一開，易如反掌。」金斯伯格讚道：「您是第一個猜中這個怪謎的人。」

一次，英國一家電視台採訪作家梁曉聲。英國記者突然對梁曉聲說：「下一個問題，希望您能用『是』或『否』來回答，好嗎？」梁曉聲不知是計，欣然應允。「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在中國就不會產生你們這一代青年作家，那麼『文化大革命』在您看來究竟是好是壞？」梁曉聲略作沉吟，然後不動聲色地說：「歷史不容假設。在我回答您這個問題之前，我也問您一個問題，如果沒有第二次世界大戰，也就沒有以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戰而著名的作家，那麼您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是好是壞呢？」



網人網事 狸美美

面對生活的方法

上個星期，無意中接連看到兩篇關於「距離影響生活」的帖子。一個講北京的「生活荒漠」，一個是登上微博熱搜榜的話題：「上班族離家近有多重要」

在有關北京的帖子中，一個從北京搬去上海生活的博主深深感慨，說終於領悟到了上海「生活感」的核心來源，就十個字——「市中心太小，大家住得近」。因為小，所以美好的東西都很集中；因為近，朋友間可以常常見面，且玩到凌晨也可以走路回家。日劇中推開小酒館的門碰到熟人的橋段，在北京是天天夜談，在上海卻可以是真的。小而近，讓生活變得大而美。

反觀北京，「君住朝陽南，我住朝陽北，日日微信約相聚，不如去河北。」猶記得一位台灣駐京記者初到北京時，飛機下午抵達，她興沖沖打電話約在京的舊友相聚，當對方得知她在「大山子」時，表示「今晚恐怕見不到了」，因友人正身在中關村。讓這位長期生活在台北的台妹當時不解和不爽了很久。如今在北京，甚至連「異地戀」的評判標準都已升級，以前還是跨區算異地戀，現在只要不在一起就都算了。北京如今的面積，已經相當於2.5個上海或者16個香港。在龐大的北京城裏，出去吃一頓飯、看一場電影、逛一次街、吻一次戀人的代價很可能都是通勤兩小時，這讓業餘生活的時間成本變得無比高昂，很多人被迫想起了「時間管理大師」——出去會友的話，必須至少再看

一場電影才值得。光為一頓飯就出去是不可能的，所以沒電影的日子就別約了。那位博主最後說：「北京太大了，但這種大卻讓我的生活變小了。」

那如果逃不開北京這種巨型城市，又想要把自己的生活變大該怎麼辦呢？答案是選個離家近的工作，至少能把上下班通勤的時間省出來去看場電影。

據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發布的《2020年度全國主要城市通勤監測報告》顯示，北京目前每天有485萬人人上下班通勤時間超過了兩個小時。很多人這樣描述自己的日常生活：時間都浪費在路上，路上的時間消耗掉了所有下班後活動的熱情。因為住得遠，幾乎推掉了所有社交。每天上班都像出了趟遠門，身心俱疲，一晚上根本歇不過來。

而也有選擇了離家近的工作或把房子租到公司附近的人描述自己如今的生活：有大把時間看書、運動、好好吃飯、應付社交，一年下來練出了一個健康身體，看完了100本書，寫了10幾萬字的文章。所以愈來愈多的年輕人開始重新思考，當「錢多、事兒少、離家近」三大要素不可兼得時，到底該選擇哪一個？

與房子大比起來，把床擺成三面能下來才是舒服的關鍵；與便宜大碗比起來，味美與七分飽才是日後可以悠然回味的關鍵；與一身名牌比起來，擁有一個長期自律的美好身材才是穿什麼都能漂亮的關鍵；同樣，與高薪比起來，保證充沛的業餘時間才是感受幸福的關鍵。生活是一門學問，每個人面對生活的方法決定了生活的品質，與錢無關。



信而有征 劉征

碎片化焦慮

這半年來，各種差旅忽然增多。時間被硬生生切斷成好幾塊。每一塊都需要配合完全不同的個體角色。人就像患上了精神分裂，時而得考慮這個問題，時而又得把別的事情當成重點。這充分說明環境變化對人的影響。

然而這還不算最糟。這種現實最不好的地方在於大量的時間被浪費了，因為怕誤火車，我都會提前在車站等，加上旅途的過程，每次行程，我至少有四分之一時間無所事事。

起先，我把這些「等待」的時間用來刷手機。不過這並不像想像當中那麼容易。因為心靜不下來，手機拿在手裏滑動時並無目的。我會一會兒打開微信，上下滑動幾下。再轉而打開別的什麼軟件，再滑動幾下。就成一個流水線上的工人，看到貨物從傳送帶上運過來，我就不假思索地抓在手裏。至於這個物件是什麼，我不關心。甚至這種機械行為還會加深頭腦的沉睡，讓動作在純粹的習慣性指引下熟練操作。

倘若從一個旁觀者的角度看過去，他會覺得此人是相當詭異的。然而它就是這樣發生

碎片化焦慮

了。並且，就在你這樣「忙碌」的時候，你還是能感覺到深深的無聊。後來我開始嘗試帶一本書，文學或哲學。每次剛剛拿出書的時候，頭幾行還有些無法投入。看過一兩頁，人就漸漸安靜下來。這些書像是擁有魔法，可以把你從斷裂的人生整個拉出來，讓你進入一個全新的世界。這個世界沒有強迫的義務性工作，更沒有各種義務性的工作互相打斷對方。一切都是那麼有機的一個整體。愈是好的書，你會愈放心。因為你知道，書裏的一切都會有你自己的歸宿。

即便只看了20分鐘，你的車來了。不要緊，把書合起來去坐車，坐定之後繼續看。直至到了目的地，你就可以放下書去工作了。而後再拿起這本書，是下一段路程。這書像是專為旅途準備的，它與旅途的時間成為一體。形成了「旅途——某書」的雙主題模式。一個是身體上的，一個是思想上的。都有連貫性，又並行不悖。過陣子，我再回頭看，這半年來，我居然零零碎碎地看完了張愛玲全集，《德里達傳》、《解讀德里達》、《拉康傳》、《論文字學》、《在路上》、《月亮與六便士》、《南方的轉折》、《印度：百萬叛變

的今天》、《幽暗國度》等等。

我雖然從事文字工作，這樣完整的、一字不漏地看完一本書卻是好久以前的事了。尤其是剛看完第一本書的時候，那種「我終於又看完了一整本書」的鼓舞感十分強烈。

我想這樣做最大的好處在於抵禦了一種叫做碎片化的焦慮。一切無體系的、稍縱即逝的東西在書籍強大的邏輯關係當中都沒有存身之處。身體儘管會因為物理空間的限制不得不被打斷。可是思維存在的完整性和複雜性都因為被整體的思考和安排而顯示出一種有機的邏輯。

有很長一段時間，實踐論和實用主義倡導瞬間行為，他們期待在每一個瞬間行為當中去積累經驗，以推動人類文明這個大主題。這種思維促進了科技的發展，並且推動了人文學科向社會科學的轉向。

但是，實踐和實踐的經驗唯一解決不了的問題就是思維當中因為變動而產生的焦慮。哲學、藝術、歷史、文學管着這一塊。而且不是某種時髦的、轉向社會科學方法的人文，是那種正遭淘汰的傳統人文，它可以治癒碎片化的焦慮。